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二十二至二十八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徐繩玉

東都事略卷二十五　　　　宋　王　稱　撰

列傳五

李筠并州太原人也善騎射後唐秦王從榮判六軍諸衛募勇士以為爪牙筠得隷麾下從榮難作筠遁去清泰初為內殿直邊指揮使晉開運末契丹犯京師趙延壽為敵將聞其勇名置帳下及契丹主北歸攻解里於邢洺筠請馮道領節度道曰予主奏事而已留後事當

議功臣為之以諸將之甲者為留後送款于漢高祖嘉之授博州刺史周太祖鎮大名以為先鋒使太祖入汴與慕容彥超戰于留子陂敗之廣順初拜義成軍節度使歷鎮彰徳昭義顯徳初加同平章事屢破太原之師以功加侍中筠在鎮自擅征賦頗名集亡命嘗以私忿囚監軍使世宗下詔切責之宋興加兼中書令太祖遣使諭以受禪之意筠即欲拒命左右為陳歷數乃俛下拜及宴使者方張樂遽取周太祖畫像懸於廳壁筠

泣下賓佐皇恐告使者曰令公被酒爾幸勿以為訝也會河東劉承鈞以蠟書結筠為冠筠雖緘其書來上而反謀已蓄矣太祖賜詔慰撫之是時筠子守節為皇城使嘗泣諫筠筠不聽太祖又遣守節諭旨令效順太祖曰吾聞汝數諫汝父汝父不汝聽耳吾今殺汝何如汝歸語汝父我未為天子時任自為之我既為天子獨不能臣我耶守節歸具以白筠筠謀反愈甚求濟師于劉承鈞遂據澤州承鈞率兵與契丹數千衆來援至太平

驛筠迎謁甚恭及見承鈞兵衛寡弱心甚悔之承鈞封筠為西平王筠自言受周大恩不敢愛死承鈞默然蓋承鈞與周氏世讎也留其子守上黨引兵南向太祖命石守信高懷德率兵討之大敗其衆於長平太祖自往征之山路險峽多石不可行太祖自於馬上負數石羣臣六軍皆負石即日開成大道與守信懷德會大破筠衆三萬于澤州境上筠走保澤州太祖命列柵圍之太祖親督戰拔其城筠赴火死筠有愛妾劉氏隨筠至澤

州時王師攻城危甚劉氏謂筠曰城中健馬幾何筠曰爾安問為劉氏曰孤城危蹙破在旦夕今誠得馬數百匹與腹心將士潰圍而出保昭義求援河東猶愈於坐而待死也筠然之名左右計馬尚不減千匹以是夕將出或謂筠曰今帳前將士儻有劫公而降者悔可及乎筠猶豫不決城遂陷將赴火劉氏欲與俱死筠以其有娠麾令去太祖進伐上黨守節以城降始筠之將舉兵也其從事閭丘仲卿獻謀於筠曰公以孤軍舉事其勢

危哉雖依河東之援亦恐不得其力大梁甲兵精鋭難與爭鋒不如西下太行直氐懷孟塞虎牢據洛邑東向而爭天下此計之上者也筠曰吾與世宗義同兄弟周之宿將也禁衛之士皆吾舊人聞吾至必倒戈歸我何憂不得天下乎不用其計筠始名榮後以避世宗諱更焉筠嘗曰李筠李筠玉帛云乎哉人傳以為笑守節既降詔釋其罪歷單濟二州團練使出知遼州改和州團練使卒年三十二

李重進其先滄州人也周太祖之甥母即福慶長公主晉天福中任爲殿直漢周之際累遷至武信軍節度使重進年長於世宗及太祖寢疾名重進受顧命令拜世宗以定君臣之分世宗即位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從征高平以功領忠武軍節度使又進討太原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師還加同平章事改鎮歸德兼侍衛馬步軍指揮使世宗親征淮甸重進爲招討使功最多及克壽州加侍中又改鎮天平世宗北征駐蹕瓦橋關

重進與諸將帥師而至時關南已平矣恭帝嗣位徙鎮淮南太祖建國加中書令移鎮青州始重進與太祖俱事周室心憚太祖太祖既即位陰有叛逆之志及移鎮益疑懼太祖以鐵券賜之重進欲入朝為左右所惑又自以周室近親也遂反遣人求援於李景景懼不納及聞太祖命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延渥四將率禁兵討之削其官爵太祖曰朕於周室舊臣無所猜間重進不體朕心自懷反側今六師在野朕當暫往慰撫之遂

親征師次大儀頓石守信遣使言曰揚州破在旦夕願陛下臨視太祖徑至城下即日拔之重進舉族自焚死方重進反時有二子在京師皆爲宿衛太祖名而語之曰汝父何苦而反江淮兵弱又無良將誰與共圖事者汝速乘傳往諭之吾不殺汝也二子戰汗泣涕辭去重進方與諸軍議事忽二子至具道太祖之言重進大駭士卒聞之遂皆有向背之意既而王師壓境重進不知所爲遂赴火始重進遣其親吏翟守珣往潞州陰結李

筠守珣素識太祖往來京師潛告樞密承旨李處耘求見太祖太祖召問曰我欲賜重進鐵券彼信我乎守珣曰重進久蓄反謀必無歸順之志太祖厚賜守珣令説重進緩其謀無令二兇並作分吾兵勢守珣歸勸重進養威持重未可輕發重進信之及李筠誅重進反悉如太祖之策及不受鐵券亦如守珣所言云

臣稱曰帝王之興有天命哉太祖受命祚宋四方内外罔有不服李筠重進敢謀叛逆可謂不知天命矣及兵

威所臨無往不克繼踵而滅咸蹈烈火亂臣賊子天豈容之哉

東都事略卷二十二

東都事略卷二十三　　宋　王稱　撰

列傳六

孟昶其先邢州龍岡人也本名仁贊父知祥尚唐莊宗妹瓊華公主莊宗遣魏王繼岌郭崇韜平王衍以知祥為成都尹充節度副大使莊宗崩明宗為送公主二子入蜀安重誨用事以李嚴為西川監軍使圖之知祥遂殺嚴而結東川董璋婚姻謀據劒南既而明宗誅璋家

族遣使諭知祥以伐蜀出於安重誨重誨既死知祥乃上書謝罪璋疑其貳遂以兵襲知祥璋敗明宗以兩川授知祥封為蜀王許行墨制明宗崩遂僭位國號蜀改元曰明德於是盡有王氏故地以昶為崇聖宮使東川節度使同平章事知祥疾立為皇太子監國知祥卒昶立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四年改元廣政周世宗既取秦鳳昶懼致書世宗稱大蜀皇帝世宗怒其亢禮不荅昶不自安乃於劒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旅禁鐵為錢

凡境内鐵為器用者置場鬻之以專其利立其子元喆

為皇太子用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等分掌機

要其母謂昶曰吾見莊宗及爾父時非有功者不使主

兵以故人皆畏伏樂為之用昭遠出於微賤特爾初學

時給事左右保正等皆世祿之子不知兵高彥儔是爾

父故人秉心忠實多所經練此可委任昶不用其言宋

興昶懼潛結太原劉承鈞為援以撓中國乾德二年遣

諜者孫遇間道齎蠟彈書為朝廷所獲太祖得之喜曰

吾用師有名矣即命王全斌崔彥進王仁贍劉光毅曹彬等分路伐蜀所至皆克光毅之師至夔州或勸守將高彥儔降彥儔曰老幼百口在成都若一身偷生舉族何負吾今日止有死爾即具衣冠西北望再拜登樓縱火自焚始昶母謂昶惟彥儔可委任及是果死之三年全斌之師次魏城昶上表請降太祖賜詔慰安之初王師將及境昶遣其子元喆為元帥守劍門自成都攜妓樂嬉戲而行聞劍門已破遂遁歸昶又命王昭遠趙崇

韜揔兵拒戰昭遠曰是行也豈止克敵當定中原矣執鐵如意指揮軍事自比諸葛亮及崇韜敗昭遠遂竄匿東川民舍遽爲追兵所執其它悉爲降虜也出師凡六十六日而兩川平昶乃與其官屬由峽江而下昶至京師太祖御崇元殿備禮見之授開府儀同三司兼中書令秦國公七日而卒冊封楚王謚曰恭孝自知祥割據至昶失國凡三十二年初昶母李氏隨至京師太祖呼爲國母謂曰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使

妾安往太祖曰歸蜀爾李氏曰妾家太原儻得歸老妾之願也太祖聞其言大喜曰俟吾平劉承鈞當如母願及昶卒李氏不哭以酒酹地曰汝不能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不死者以汝在也汝既死吾何以生為因不食而卒太祖聞而哀之昶三弟仁贄在國時封雅王仁祐彭王仁操嘉王歸朝並為環衛官仁贄終大同軍節度使仁祐右羽林軍統軍仁操左龍武統軍子元喆元珏元喆在蜀封秦王昶之廣政二十五年立為皇

太子王師伐蜀昶以爲元帥劒門陷遂遁歸隨昶入朝
拜泰寧軍節度使居鎮十餘年亦有治迹移鎮定州從
平太原又從征幽州與諸將破契丹于徐河以功封滕
國公知滑州又知滁州卒年五十五元珏初封襄王歸
朝爲右千牛衛上將軍遷右神武統軍出知滑州以卒
元喆有子隆詘隆詁隆説隆詮皆進士及第
劉鋹其先蔡州上蔡人也五世祖安仁唐潮州刺史子
孫因家嶺南宰相韋宙以其兄之子妻安仁之子生謙

謙生隱謙仕至封州刺史昭宗時嗣薛王知柔鎮廣州
以隱爲司馬知柔委以兵柄宰相徐彥若代知柔以隱
爲節度副使彥若卒遺奏薦爲留後遂拜節度使梁開
平初兼靜海軍節度使封南平王隱卒弟陟襲位時邕
州葉廣略容州龐巨昭交州曲承美皆自擅兵賦而陟
并之遂盡有嶺表之地僭稱帝國號大漢改元乾亨更
名巖又更龔又更龑龑性酷暴行炮烙刳剔截舌灌鼻
之刑爲玉堂珠殿飾以金碧翠羽見北人必自言世居

咸秦耻爲南蠻主呼中朝天子爲洛州刺史龔卒子玢立爲其弟晟所殺而自立晟造鐵湯鑊床之獄聞湖南馬氏兄弟之隙遂遣兵取桂林柳賀之地晟卒子鋹立鋹初名保興封衛王既襲位改今名改元大寶委政閹官後宫亦令冠帶與政其臣下有小過或將大用則加以宫刑作燒煑剥剔刀山劒樹之刑或令罪人鬬虎抵象又賦斂煩重人不聊生民入城者輸一錢瓊州米斗税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五百尺採珠所居宫

殿棟宇皆以珠及玳瑁飾之淫侈無度乾德中王師南伐克郴州獲其内品十餘人有余延業者太祖見之問曰爾在嶺南何官對曰爲扈駕弓箭官令取弓矢授之延業極力控弦不開太祖因笑問鋹爲治之迹延業備言其奢酷太祖驚駭曰吾當救此一方之民遂詔江南李煜諭鋹使稱臣鋹不從煜又遣其臣龔慎儀使于鋹遺鋹書曰頃者大朝南伐圖復楚疆交兵以來遂成釁隙詳覩事勢深切憂懷冀息大朝之兵永契親仁之願

引領南望于今累年昨命使臣入貢大朝大朝皇帝果以此事宣示云且彼若以事大之禮而事我我則何苦而伐之若與興戎而爭我則以必取為度矣見今大振師旅仍以上秋為期深料大朝之心非有唯利之貪蓋怒人之不賓而足下非有不得已之事與不可易之謀殆一時之忿而已觀夫古之用武而必戰者有四父母宗廟之讎此必戰也彼此烏合民無定心存亡之機以戰為命此必戰也敵人有進必不捨我求和不得退守

無路戰亦亡不戰亦亡奮不顧命此必戰也彼有天亡之兆我懷進取之機此必戰也今足下與大朝非有父母宗廟之讎也非同烏合存亡之際也既殊進退不捨奮不顧命也又異乘機進取之時也既大朝許以通好又拒而不從有國家利社稷者當若是乎況大朝皇帝以命世之英光宅中夏方且遏天下之兵鋒俟貴國之嘉問則大國之義斯亦善矣足下之忿亦可息矣若介然不移有利於宗廟社稷可也有利於黎元可也有利

於天下可也有利於身可也若無一利焉何用棄德修
怨自生仇敵使赫赫南國將成禍機炎炎奈何其可嚮
邇煜近奉大朝諭旨以為足下無通好之心必舉上秋
之役雖善隣之心期於永保而事大之節焉敢固違恐
煜之不得事足下也鋹得書遂囚正儀驛書荅煜言甚
不遜煜以其書聞命潘美伐之師次白霞鋹遣龔澄樞
守賀州薛崇譽守桂州李托守韶州以備是歲美平昭
桂連賀等州又平韶州明年平英雄二州王師將至廣

州鋹懼遣其臣蕭漼奉表乞降王師頓城外鋹復遣其弟保興來拒戰美進師鋹復遣保興詣美軍乞降不納鋹盡焚其府庫以為空城謂王師不能久駐當北還也已而克廣州遂擒鋹并其臣劉保興潘崇徹龔澄樞李託薛崇譽等以獻有司以帛係鋹及其官屬獻太廟太社太祖御明德門受俘宣詔責鋹鋹伏地待罪太祖命斬澄樞託崇譽于千秋門外釋鋹罪以為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保興為右監門率府率太祖甞幸講武

池鋹先至賜以卮酒鋹疑其酖泣曰臣承父祖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死陛下不殺臣今見太平得為大梁布衣足矣願延旦夕之命以全陛下生成之恩臣未敢飲此酒太祖笑曰朕推赤心置人腹中安有此事取而自飲之别酌賜鋹鋹大慙頓首謝遷左監門衛大將軍封彭城郡公太平興國初封衛國公太宗將討太原召近臣宴飲鋹與焉自言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竊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太原劉繼元又至臣

率先歸朝顧得執挺為諸國降王之長太宗大笑其詼諧皆此類也卒年三十九贈太師南越王初龔命日者筮國祚遇復之豐曰將五十五年乎其後果然

李煜字重光徐州人也祖昪父景昪為吳將徐温養子因冒姓徐名知誥唐天成二年温卒昪將出鎮欲以國事付景遂參政事昪鎮金陵遷景司徒平章事為中外諸軍副都統昪受吳禪國號齊改元昇元僭帝號自以為唐之後也復姓李國號唐景初名景通後改為璟避

周諱復名景初封吳王為諸道元帥録尚書事改封齊王昪卒景嗣既襲位改元保大尊母宋氏為皇太后立妻鍾氏為皇后用宋齊丘周宗為宰相周世宗既盡取江北十四州之地景懼稟周正朔上表稱國主世宗荅書云皇帝恭問江南國主勞之而已景由是頗躁憤遂殺齊丘等太祖受命景遣使朝貢徙都南昌景卒子煜嗣表請追尊帝號太祖許之謚景為明道崇德文宣孝皇帝廟號元宗陵曰順陵煜本名從嘉初封安定郡公

累遷諸衛大將軍副元帥封鄭王又封吳王景遷南昌立為太子監國襲位于建康改今名立母鍾氏為聖尊后以父名泰章故也妻周氏為國后遣使入貢奉表陳紹襲太祖詔答焉自景内附周世宗貽書於景至是始賜煜詔而不名及嶺南平煜懼上表遂改唐國主為江南國主改唐國印為江南國印又請所賜詔呼名許之於是貶損節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省為左右内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御史臺為司憲司翰林為文館樞

密院為光政院降封諸王為國公官號名多所更易歲貢長春節錢三千萬遣其弟從善來朝以為泰寧軍節度使賜第留京師煜雖外恭順而內實繕甲兵為戰備太祖諭令入朝不從命開寶七年詔煜赴闕煜又稱疾不奉詔乃命曹彬潘美征之所至皆下初樊若水在江南舉進士不第嘗因釣魚釆石江上以漁船載絲繩度江之廣狹上書言江南可伐之狀請造浮橋以濟師太祖用其計下荊湖造大橋聯巨艦而下煜語其臣張洎

泊對曰載籍以来長江無浮梁之事煜曰吾亦以為兒戲爾及王師度江薄城果以浮梁而煜不知也若水初除舒州推官及計既行遂領池州後改名知古官至給事中當王師度江也煜以兵柄任皇甫繼勲以機事屬陳喬張泊傳詔内殿者徐元瑀徐元瑜刁衎邊書告急元瑜等匿而不通及兵圍城煜驚且怒遂殺繼勲初彬之南征也太祖諭之曰卿至金陵戒暴畧示兵威令其歸順不必急攻至是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周惟簡至京

師煜上奏曰臣猥以幽孱曲承臨照僻在幽遠忠義自持唯將一心上結明主比蒙號名自取愆尤王師四臨無往不克途窮道迫天實爲之北望天門心懸魏闕嗟一城生聚吾君赤子也微臣薄軀吾君外臣也忍使一朝便忘覆育號咷鬱咽盡見捨乎臣性實愚昧才無異禀受皇朝奬與首冠萬方奈何一日自踵蜀漢不臣之子同羣合類而爲囚虜乎貽責天下取辱祖先臣所以不忍也豈獨臣不忍爲亦聖君不忍令臣之爲也況乎

名辱身毀古人之所嫌畏者也人所嫌畏臣不敢不嫌畏也惟陛下寬之赦之臣又聞鳥獸微物也依人而猶哀之君臣大義也傾忠能無憐乎儻令臣進退之跡不至醜惡宗社之失不自臣身是臣死生之願畢矣實存沒之幸也豈惟存沒之幸也實舉國之受賜也豈惟舉國之受賜也實天下之鼓舞也皇天后土實鑒斯言鉉等至京師見太祖言曰李煜何罪而陛下伐之且煜事陛下如子事父其說累數百言太祖曰爾謂父子為兩

家可乎鉉不能對鉉等既還煜復遣入奏鉉言李煜事大之禮甚恭以病未任朝謁非敢拒詔乞緩兵以全一邦之命太祖怒按劔謂鉉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容他人鼾睡鉉皇恐而退初太祖詔諸將罷攻城令自歸闕煜為左右所惑猶豫不決遂詔進兵八年城陷煜就擒彬露布以聞先是陳喬張洎事煜同掌機務及朝廷舉兵乃相謂當死社稷及城陷洎不能死喬徑入白煜曰今日國亡頗加顯戮以

謝國人煜曰此歷數卿死無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大夫乎遂死之又內史舍人潘佑嘗上煜書曰臣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殿下黨蔽姦回曲容諂僞受賊臣之佞媚保賊臣之骨肉使國家悄悄如日將莫不顧兆人之患不憂宗社之覆以古觀之則知殿下爲君不道桀紂孫皓破國亡家自己而作爲千古笑今殿下取則姦回以敗亂國家是殿下爲君不及桀紂孫皓遠矣臣必退之心有死而已不能與姦

臣比肩而事亡國之主使一旦爲天下笑煜大怒殺之後二歲國亡太祖御明德門受俘太祖以其嘗奉正朔也詔露布寢而不宣釋其罪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命侯自昇至煜三主共三十九年而失國太宗即位加特進封隴西郡公卒年四十二贈太師封吳王子仲寓在國時封清源郡公歸朝爲千牛衛大將軍郢州刺史卒年三十七

劉繼元并州太原人也其母劉崇之女適薛氏生繼元

及其兄繼恩崇漢高祖之母弟也漢初為太原尹北京留守及隱帝遇害周太祖以兵入京師漢太后遣太師馮道迎崇之子贇於徐州欲使襲漢位少尹李驤語崇曰觀郭公用心當自取之不若以兵至孟津觀變俟徐州踐祚則無可疑矣崇怒以為驤欲離間父子并其妻殺之已而周太祖登位崇遣人乞贇歸藩始知贇死矣乃為驤立廟遂僭帝號重幣結契丹如晉高祖約為父子改名旻稱漢乾祐年號契丹册為大漢神武皇帝旻

死子承鈞襲位改元天會承鈞結李景孟昶為助仍求援於李筠筠叛承鈞舉兵助之筠敗其宰相衛融為王師所擒太祖責之曰汝何敢助李筠反融曰犬吠非其主臣四十口受劉氏豐衣美食不忍負之臣終不為陛下用得間走河東爾太祖怒命以檛擊之融大呼曰大丈夫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今之死正得其死所太祖曰此忠臣也遽命釋之以為太府卿太祖嘗因界上諜者謂承鈞曰君家與周氏為世讐宜其不屈今我

與爾無所間何為困此一方之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承鈞遣諜者復命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笑謂諜者曰為我語承鈞開爾一路以為生遂終其世不加兵承鈞死繼恩嗣繼恩為其臣侯霸榮所殺宰相郭無為遂援立繼元改元廣運復結契丹為援太祖遂親征嘗遣詔諭繼元無為許以平盧軍節度使繼元以疑無為無為復勸使效順又

欲叱兵出戰太祖命引汾水浸其城繼元殺無為以徇無為棣州人博學有詞辯初隱武當山承鈞以諫議大夫起之遂為相太常博士李光贊上言曰陛下應天順人戰無不勝四方恃險之邦僭竊稱帝王者悉與中國為隣今與陛下為臣矣今天時向暑兩河泛溢道路艱阻輦運稽留蕞爾太原豈煩親討會王師頓兵甘草地歳暑雨軍士多疾太祖欲班師禁軍校趙翰等叩頭願乘城急擊以盡死力太祖曰汝曹我所訓練無不一當

百以備肘腋同休戚也我寧不取太原豈忍驅汝曹冒鋒鏑而蹈必死之地乎衛士皆感泣遂班師太平興國四年太宗親征於是宰相諌止之太宗曰朕計決矣王師圍太原太宗以詔諭之王師進攻甚急太宗恐諸將屠城城垂陷繼元上表乞降自崇僭號至繼元國滅凡四主二十八年繼元之未敗也太宗先命郭進斷契丹之援於石嶺關進至契丹果來援進擊走之繼元猶以蠟彈帛書求救於契丹進得之以徇城下及降太宗宥

其罪授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第京師初太宗行次澶淵有太僕寺丞宋捷者迎謁道左太宗見其姓名喜曰吾其捷矣太宗將至太原語侍臣曰我以端五日當置酒高會於太原城中及繼元降果五月五日也太宗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云何乃似郤正之言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皆闇懦所致茍有遠識豈至滅亡此正可愍傷何反戲侮之乎劉繼元朕前日所虜者待之當以賓禮猶恐不慰其意爾太

宗以房州爲保康軍授繼元節度使卒遺奏以六歲子三豬爲託贈中書令彭城郡王三豬名守節以爲西京作坊使後遷至諸衛將軍

臣稱曰昔王朴陳用兵之略以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冦最後亡及宋興并最後服皆如朴言是不然昔太祖既平湖湘嘗謂太宗曰中國自五代已來兵連禍結帑藏空虛必先取巴蜀次及廣南江南即國用富饒矣河東與契丹接境若取之則契丹之患我當之也姑存

之以爲我屛翰俟我富實則取之故即位之六年平蜀又三年征太原又二年平嶺南又三年平江表及太宗再北征乃克之此廟謨雄斷施設先後之序如此豈以并必死之寇而置之哉誠非朴之所及也

東都事略卷二十三

東都事略卷二十四　　宋　王稱　撰

列傳七

錢俶字文德臨安人也名上字犯宣祖諱止稱俶祖曰鏐因唐末黃巢之亂據有吳越之地昭宗授以杭越節制封彭城王梁唐封為吳越國王謚曰武肅父元瓘謚曰文穆王子佐嗣佐卒以弟倧繼倧為牙校胡進思所廢俶時鎮浙東遂度江襲位漢授以東南面兵馬都元

帥錫以金印玉册仍領鎮海鎮東節度使至周以天下兵馬都元帥處之宋興改大元帥自太祖受命俶貢奉有加開寶六年封其妻孫氏為賢德順穆夫人遣幕吏黄夷簡入貢太祖謂之曰汝歸語元帥常訓甲練兵江南倔彊不朝我將討之元帥當助我無惑人言云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時命有司造大第甚宏麗賜名禮賢宅以待兩浙江南之先來朝者王師討江南以為昇州東面招討制置使李煜貽書於俶其略曰今日無我明日

豈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酬勲王亦大梁一布衣爾俶以其書來上率兵拔常州加守太師又遣其大將沈承禮率兵隨王師平潤州詔俶歸國江南平俶與妻子來朝太祖對于崇德殿待以優禮詔曰古者宗工大臣特被隆眷或劍履上殿或詔書不名率由豊功待以殊禮吳越國王錢俶特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又以俶妻為吳越國王妃宰相言自古異姓諸侯王妻無封妃之制太祖曰行之在我安問舊典太祖待俶甚厚自晉王宰

相及中外臣僚上章請留俶不遣太祖曰錢俶在吳越歲修職貢今又委質來朝若利其土宇而留之殆非人主之用心何以示信於天下也及俶歸國太祖以黃絹封文字一複付俶曰候到國即開之仍諭俶曰朕知公忠若朕常在公則常有東南他人未可知也俶感泣拜謝至國啟封皆晉王宰相以下請留俶章也俶上表謝太平興國三年復來朝遂以國歸有司太宗改封俶淮海國王以禮賢宅賜之錢氏傳五主共八十四年俶以

天下既平求去元帥之稱從之改漢南國王雍熙四年出為武勝軍節度使徙國南陽既又辭國號改封許王端拱元年徙封鄧王俶以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至是年八月二十四日薨年六十薨之日又與父元瓘同人皆異之册封秦國王謚曰忠懿俶崇信釋教性謙謹未嘗忤物為太師中書令者四十年任元帥者二十年富貴之盛無與為比七子惟濬惟治惟渲惟灝惟滑惟演惟濟惟治官至左驍衛上將軍惟渲惟灝俱至團

練使惟滑左龍武將軍惟濟保靜軍留後謚曰宣惠

惟濬字巨川太祖即位以為建武軍節度使改鎮海鎮東二鎮王師征江南惟濬從其父俶下常州以功加同平章事太宗即位加侍中俶封淮海國王惟濬從鎮淮南改鎮山南東道又鎮安州封蕭國公俶薨有詔起復加中書令卒追封汾王謚曰安僖

惟演字希聖幼有俊才俶嘗使賦遠山詩有髙為天一柱秀作海三峯之句俶深器之初補牙門累遷左神

武將軍咸平中獻其所為文章拜太僕少卿擢知制誥翰林學士坐為人於開封府請求奪職久之復為學士累遷至刑部侍郎天禧末丁謂為參知政事惟演見謂寵盛附之與講姻好而惟演女弟適后戚劉美相與共排寇準準既罷相眞宗欲相李廸因問廸何如惟演曰廸無過但才短爾今執政中曹利用丁謂任中正皆位廸上眞宗默然惟演又曰舊人中馮拯可用也眞宗亦默然眞宗曰張知白何如惟演曰使之參政則可為相

則不可眞宗卒以廸爲相拯遂拜樞密使時曹利用丁謂先以爲樞密使惟演入對言曰今樞密院有三使而中書止一相曷遷曹利用或丁謂守眞宗曰誰可惟演曰謂可惟演又曰曹利用忠赤有功亦宜與平章事眞宗曰諾於是丁謂拜相利用加同平章事惟演尋拜樞密副使加尚書右丞轉工部尚書眞宗崩仁宗即位進兵部尚書爲樞密使章獻明肅皇后稱制宰相馮拯以惟演太后姻家也請出之除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請

覲加同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武勝又徙泰寧惟演意在柄用嘗謂人以不得於黃紙後署名爲恨及屢徙鎮鬱鬱不得志仁宗耕籍田求入侍祠留爲景靈宫使章獻崩還判河南請以章獻章懿二后同配食眞宗廟室御史劾奏惟演擅議宗廟落平章事改鎮崇信卒年五十八贈侍中惟演少富貴能志於學有文章與楊億劉筠齊名嘗曰學士備顧問不可不該博故其家聚書侔於祕府又多藏古書畫在館閣與修策府元龜凡千篇特

詔楊億分爲之其爲人少誠信初附丁謂力排寇準其
後逐謂亦與有力焉所著有典懿集樞庭擁髦前後集
伊川漢上集金坡遺事録飛白書叙録逢辰録奉藩書
事初謚曰文穆改謚曰思又改曰文僖凡三易名云有
子暄爲寶文閣待制暄子景臻尚仁宗女許國大長公
主拜左領軍衛大將軍駙馬都尉官至少師安武軍節
度使封康國公
臣稱曰五代之際吳越常外尊中國至太祖世倣遂委

質來朝于時太宗及羣臣咸欲留俶而取其地太祖卒遣還國且語之故烏虖太祖洪人之度如是哉及太宗即位俶不待詔命即以國入覲蓋有以也子孫世有爵邑豈非忠孝之報乎

高繼沖字贊平其先陜州硤石人也曾祖季興唐末荆南司馬張環逐其節度使陳儒自稱留後環敗而季興守荆南梁開平初遂據有其地封秦王卒謚曰武信子從誨後唐天成三年襲位封南平王卒謚曰文獻子保

融漢乾祐五年襲封南平王卒謚曰正懿無子建隆元年其弟保勗嗣立太祖即授以節度使從誨於諸子中最愛保勗雖盛怒見之則釋然荊南人目之為萬事休四年卒子繼沖襲位時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于朝廷太祖命慕容延釗討之延釗假道荊南約以兵過城外繼沖大將李景威曰兵尚權譎城外之約可信乎其秘書監孫光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之志況聖宋受命真主出焉以理諭繼沖令獻三州之地延

剗軍至繼沖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沖懼上表納土請舉族歸朝授馬步軍都指揮使自李興至繼沖五帥凡五十七年光憲有學術歸朝授黄州刺史乾德三年繼沖拜武寧軍節度使卒年三十二贈侍中

周行逢武陵人也少時不事生業嘗犯法配隸鎮兵以驍勇累遷裨校自唐乾寧二年馬氏專有湖南二十州之地周廣順初兄弟爭國求援於江南李景遣大將邊鎬率兵赴之因下長沙遷馬氏之族於建康以鎬為潭

帥會朗州軍亂推牙將劉言為留後言以行逢為都指揮使行逢以衆情表於景請授言節鉞景不從召言入金陵言懼遣副使王進逵行軍何景真與行逢率舟師襲破潭州鎬遁去行逢等據其城遣使言狀周太祖即以言為朗帥進逵為潭帥行逢為潭州行軍司馬未幾進逵害言太祖以進逵代為節度使行逢領鄂州節度使知潭州顯德中世宗用兵淮甸詔進逵出師進逵遣裨將潘叔嗣領兵五千為先鋒行及鄂州界叔嗣乃回戈

襲進逵進逵敗走爲叔嗣所殺迎行逢爲帥行逢至即斬叔嗣以徇世宗乃授行逢武平軍節度使兼侍中於是盡有湖南之地國初加兼中書令行逢在鎭盡心爲治所用官屬率皆廉介之士條教簡約民皆悅之然性猜忌左右小有忤意必寘於法夫人鄧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槩殺之乎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行逢既爲帥夫人不爲屈不入府治躬率奴僕耕織以自給賦調必先期輸送行逢止之不從曰稅官物也若主

帥自免其家何以率下乎行逢卒追封汝南郡王子保權年十一自武平軍節度副使襲父位初行逢疾亟召將佐謂曰吾起壠畝為團兵同時之人皆死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馬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為亂諸公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也行逢死文表果舉兵叛據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太祖遣慕容延釗李處耘等討之王師次江陵文表已為保權之衆所殺保權牙校張從富等以謂文表已平而

王師未回懼爲襲取相與拒守延釗以聞太祖遣中使諭保權及將校曰爾本請師求救故發大軍以拯爾難今妖孽旣平是有大造於爾輩何乃反拒王師也保權幼爲左右所制不從命遂討之保權出軍於澧州南兵未交而潰王師獲從富于西山下梟首于市大將汪端劫保權幷家屬弃城亡匿山洞王師至數月獲保權克岳州端擁保權衆寇掠未幾亦就擒磔于市湖湘悉平保權至京師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累遷左羽林統軍

太平興國九年知并州卒年三十四始太祖既下湖湘思得通蠻情習險阸智勇可任者以鎮撫之有秦再雄者辰州傜人也長七尺武健多謀在行逢時以戰鬬立功太祖召至京師察知其可用以邊事付之除辰州刺史賜予甚厚仍使自辟官屬盡與一州租賦再雄誓死報効至州日訓練土兵得三千人又遣親校二十八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來之意悉皆欵附遂辰州團練使再雄盡瘁邊圉故終太祖世無蠻貊之患再雄不知

所以終因附于此

陳洪進字濟川其先泗州人也曾祖爲閩官遭亂因家泉州之仙遊縣唐光啓中王潮陷泉州以福州觀察使王審知爲副潮卒審知據其位梁冊審知爲閩王二十九年而卒其子延翰繼踰年而被殺其弟延鈞襲八年遂僭帝號十一年卒子昶嗣被逐而叔延羲立以其弟延政爲建州刺史既而背命自立國號商六年閤門使連重遇推客省使朱文進以奪其位復號閩時晉天福

七年也文進以黄紹頗為泉州刺史程贇漳州刺史許文稹汀州刺史泉人念王氏為羣逆分據指揮使留從效王忠順董思安謀復王氏於是募敢死士五十人而洪進與馬夜擒紹頗殺之立延政從子繼勲欲送紹頗首于建州奉延政為主而道阻賊盛莫敢往者獨洪進請行道逢賊語以泉福已定賊遂潰洪進至建州延政大悦既而程贇立延政從子繼成許文稹又以汀州降而朱文進為連重遇所殺福人亦殺重遇延政遂遣洪

進還泉州三年江南李景陷建州以延政入金陵明年
留從效劫繼勲使降江南自領州事李景授從效泉州
刺史進清源軍節度使以洪進佐之進職統軍使建隆
三年從效死洪進誣其子紹鎡將叛執送建康推副使
張漢思為留後自為副使漢思患其專將圖之一日洪
進袖大鐷鐷其門叩頭謂漢思曰軍使速以郡印見授
漢思皇懼亟與之即置漢思别館遣使告江南而李煜
遂授以清源軍節度使自太祖平澤潞下維揚取荆湖

威震四海洪進大懼乃請命于朝改清源軍為平海軍拜洪進節度使及江南平吳越錢俶來朝洪進亦遂入覲至南劒州聞太祖崩乃歸鎮發哀太平興國三年來朝即以其地來歸太宗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從平太原封杞國公進封岐卒年七十一贈中書令謚曰忠順

東都事略卷二十四

東都事略卷二十五

宋　王　稱　撰

列傳八

吳廷祚字慶之太原人也始仕周太祖為親校及即位為莊宅副使稍遷皇城使世宗即位遷右羽林將軍內客省使踰年拜宣徽北院使遷南院使西京留守世宗征關南以廷祚留守京師拜左驍衛上將軍為樞密使宋興加同中書門下二品以父名璋故也李筠反廷祚

白太祖曰潞城巖險且有太行之阻賊若保之未可以歲月破筠素恃勇輕脫若速舉兵擊之必離上黨來逆戰獸亡其藪魚脫於淵擒之必矣太祖遂親征以廷祚留守京師筠果領兵與王師戰澤州南筠衆大敗如廷祚之言及征李重進又為東京留守建隆三年為雄武軍節度使改鎮京兆卒年五十四贈侍中子元扆

元扆字君華尚太宗女蔡國公主拜左衞將軍駙馬都尉遷慶州團練使知鄆州徙河陽改郢州觀察使再知

河陽河溢城將壞元扆躬涉泥濘督工塹塞民有避水於林杪者既濟以舟檝又以家財賑之時數郡被水患獨元扆所部民無墊溺眞宗即位換安州觀察使知澶州治有聲遷寧國軍留後知定州契丹入邊王超王繼忠領兵踰唐河戰元扆度其必敗潛發兵護河橋超等果敗敵衆至橋見陣整而遁代還拜武勝軍節度使出知潞州徙徐州改鎮山南東道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諡曰忠惠始父廷祚厚重寡言齊家有法好儒學聚書數

千卷至元辰聚書乃至數萬卷讀左氏春秋尤通内典精筆札臨事莊重御下有術在藩鎮能愛民待賔佐必盡禮奉身簡素所得禄賜均及親族國朝以來尚主者獨稱其賢

李崇矩字守則上黨人也幼有至行為鄉里所稱始事史弘肇為親吏周太祖以崇矩隸世宗帳下顯德初補供奉官轉供備庫副使改作坊使國初李筠叛為南面行營前軍都監大破筠衆于碾子谷以功拜右監門衛

大将軍充三司使從征李重進還為宣徽北院使判三司乾德二年拜樞密使趙普為相與崇矩分秉國政以女妻普子承宗太祖頗不悦有鄭伸者崇矩之客傾險士也乃上書告崇矩陰事崇矩不能自明開寶五年罷為鎮國軍節度使入為左衛大將軍太宗即位授嶺南都廵檢使改瓊崖儋萬都廵檢代還拜右千牛衛上將軍判金吾街仗卒年六十五贈太尉謚曰元靖追封河東郡王崇矩寡言尚信義史弘肇被禍崇矩方事世宗既

貴遇弘肇之孫必優禮之子繼昌

繼昌字世長以蔭補供奉官遷如京副使崇矩出鎮為牙職遷西京左藏庫使王均亂為招安廵檢使與雷有終上官正石普破之于彌牟追至資州而均已就擒于富順監以功領奨州刺史知青州又知延州入判右金吾街仗拜連州刺史出知涇州卒年七十二繼昌性謹厚鄭伸死其母貧餓嘗詣繼昌乞假家人憾前事詬逐之繼昌憐之乃與白金百兩時稱其長者繼昌之子勗

尚太宗女萬壽公主是謂齊國獻穆大長公主舊制尚主者升居諸父之列眞宗特於其名上益遵字陞爲崇矩之子焉

遵勗字公武初授左龍武將軍駙馬都尉賜第永寧里主旣下降而所居堂甋華有翔鳳者命工琢去主服有虬龍文屏藏之眞宗喜顧待加異常稱其好學爲人醖藉喜讀書通浮屠性理之説居第園池聚名華奇果美石於其中有自千里而至者其貴不眥有會賢閣燕二

堂北隅有莊曰靜淵引流水周舍下嘗師事楊億億卒為制服營其家事積官至鎮國軍節度使知許州卒年五十一贈中書令謚曰和文有閒燕集二十卷外館芳題七卷子端懿官至鎮潼軍留後為人和厚多讀書喜賓客所與游皆時之賢士大夫端慤官至蔡州觀察使請老以安德軍留後致仕卒謚曰恭敏端愿官至節度使歷鎮武康定國請老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子評官至成州團練使

楚昭輔字拱辰宋城人也初太祖典禁衛嘗召置左右陳橋之還師也昭憲皇后在城中太祖憂之遣昭輔先入問起居昭輔具言士衆推戴之狀后意乃安國初為軍器庫使知揚州太祖以其有心計拜左驍衛大將軍權判三司開寶六年拜樞密副使太平興國初拜樞密使昭輔性勤謹介直掌樞務人不可干以私六年以疾罷為左驍衛上將軍卒年六十九贈侍中謚曰景襄

東都事略卷二十五

東都事略卷二十六

宋 王稱 撰

列傳九

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也父迥以世亂徙其族常山又徙洛陽普性沈厚有大畧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使劉詞辟為從事詞卒遺奏薦其才世宗用兵淮甸太祖克滁州以普為軍事判官太祖與語奇之時捕獲為盜者百餘人盡誅之普意其中必有濫者請加訊治由是多

所全宥太祖益重之時宣祖將兵抵滁上得疾普躬視

藥餌朝夕無倦宣祖媲其情與講同家之好太祖領定

國軍節度使移鎮滑許普皆在幕府最後為歸德軍節

度掌書記太祖北征普從行夜宿陳橋六軍共議推戴

普諭將校曰并敵與西戎相結點撿奉命征討爾輩甲

兵幾何便欲扶策天子點撿一心忠赤通於神明若聞

此事必誅爾輩列校皆不退普即戒諸將勿令縱兵若

都城人心不搖則四方自然寧謐黎明入白太祖時太祖

醉卧帳中欠伸徐起則萬衆擐甲露刃諠不可止或以黄袍加太祖之身扶太祖上馬擁逼南行既而太祖受禪普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昭義李筠叛太祖親征以普留守京師普願扈從太祖曰趙普勝介胄乎許之普因進策曰陛下初登寶位光耀神武挫英雄之氣服天下之心在此舉矣且兵機貴速不尚巧遲若倍道兼行掩其未備所謂自天而下可一戰而擒也太祖用其策及筠誅普以功遷兵部侍郎樞密副使維

揚李重進叛太祖問普攻取之策普曰重進昧武侯之遠圖守薛公之下計不過繕修孤壘以長淮為恃也況其內乏資儲外無救援以臣愚見急攻亦取緩守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矧陛下以順討逆何憂哉不踰月遂誅重進時昭憲皇后無恙每與太祖參決政事猶以書記呼普嘗曰趙書記且為盡心吾兒未更事也及昭憲寢疾普入與顧命昭憲語太祖汝百歲後當傳位于汝弟太祖曰敢不如太后教即令普就榻前為誓書

藏之金匱拜樞密使初二叛旣平太祖召普問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兵革不息蒼生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兵為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普曰陛下及此言天地人神之福也唐季以來戰鬬不息國家所以不安者由節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所以治之無他惟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頃之太祖因晚朝與石守信王審琦等飲太祖屏左右謂曰我非汝曹之力不得至此念汝之德無

有窮已然天子亦大囏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也守信等曰何故太祖曰是不難知矣居此位者誰不欲為之守信頓首曰陛下何謂出此言今天命已定孰敢有異心太祖曰不然汝曹雖無異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貴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示以可生之塗太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為好富貴者不過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之憂汝曹何不釋去兵

權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業多置歌舞日飲酒相歡以終天年君臣之間兩無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於是守信等皆稱疾請解軍職太祖許之已而太祖欲使符彦卿管軍普屢諫以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以兵柄太祖不從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太祖迎謂之曰豈非以符彦卿事耶普對曰非也因奏他事既罷乃出彦卿宣進之太祖曰果然宣何以復在卿所普曰臣託以處分之語有未備者復留之惟陛下深思

利害勿復悔太祖曰卿若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厚彦卿豈負朕者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太祖默然事遂中止乾德二年范質等三相罷以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命薛居正呂餘慶為參知政事以副之事無大小皆決於普自唐以來方鎮多以賦入自擅而上供殆鮮場院率令部曲主之厚斂以自利其屬三司者輸額之外輒歸已或私納貨賂以事貢奉用冀恩奬普勸太祖革其弊方鎮

闕師命文臣權知所在場院間遣京朝官廷臣監臨諸道置轉運使諸州置通判使主錢穀自是利歸公上矣又數遣使者分詣諸道選本道兵驍勇者籍其名送京師以備宿衛教習精練太祖每御便殿親臨試之不數年兵甲精鋭府庫充實皆普之謀也五年拜尚書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普嘗為某事擇官列二臣姓名以進太祖不用明日復奏之又不用又明日復奏之太祖怒裂其奏擲陛上普顏色自若徐拾奏歸補綴明日復進

太祖悟乃可其奏後二臣者果稱職太祖一日以幽燕地圖示普普曰此必曹翰為之太祖曰然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太祖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太祖不語久之曰卿可謂遠謀矣太祖嘗夜幸普第立風雪中普皇恐出迎太祖與普飲于堂中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和氏行酒太祖以嫂呼之普從容問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太祖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時矣

願聞成算所嚮太祖曰吾欲取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太祖問其故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諸國則太原彈丸黑誌之地將無所逃矣太祖笑曰吾意正如此特以試卿爾因謂普曰王全斌平蜀多殺人吾今思之猶耿耿不可用也普薦曹彬潘美可用其後太祖征嶺南用潘美伐江南任曹彬而二國悉平兩浙錢俶遣使入貢遺普書及物十甖太祖幸其第適見而問之

普以實對太祖曰此必海味也即令啟之皆滿貯瓜子金也普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也太祖笑曰但收之無害也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又江南李煜亦以白金五萬兩遺普普以白太祖太祖曰弟受之使之勿測也既而煜遣其弟從善朝于京師太祖於常錫外復賜金如所以遺普者江南君臣駭服太祖寵待普如左右手判大理寺雷德驤憤其屬附普增減刑名因求見太祖語不遜太祖怒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

之社稷臣乎德驤坐貶商州又貶靈武普遣親吏市木
關隴吏私市大木冒稱普所市以規利前三司使趙玭
以白太祖詔問太子太師王溥等普當何罪溥等奏趙
玭誣罔大臣乃出玭為汝州牙校盧多遜在翰林頻召
對攻普之短會德驤之子有鄰憤其父流竄乗隙訟堂
吏過悉抵以罪而普由是罷為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
方普之在相位也甞於視事閤坐屏後設二大甕凡中
外表奏普意不欲行者必投之甕中滿則束緼焚之以

是人多怨者太宗即位改太子少保遷太子太保時盧多遜為相數於上前毀普普鬱鬱不得志會柴禹錫告秦王廷美與盧多遜交結普奏臣開國舊臣為權倖所沮願備樞軸察姦變太宗感悟召普謂之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盡知四十九年之非矣未幾拜司徒侍中封梁國公廷美廢多遜南遷普之力也有弭德超者驟被委遇誣奏曹彬有不軌之謀太宗疑之彬罷樞府以德超為樞密副使普見太宗因訴辨其誣太宗大悟

德超既得罪而待彬如故自是太宗頗不懌從容謂普曰朕聽斷不明幾誤大事朕甚自媿普對曰陛下知德超有才而任用之察曹彬無罪而昭雪之有勞者進有罪者誅物無遁情事至立斷此所以彰陛下之明聖也雖堯舜何以過哉太宗於是釋然出為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太宗眷禮甚厚作詩餞之雍熙三年太宗命曹彬等北伐普上疏切諫曰陛下出師將以收復幽薊今戰鬬不息民疲師老臣以為克復未可期也陛下聰

明睿智自翦平太原懷來閩浙混一諸夏遂欲恢復舊疆曾不思兵者凶器也戰者危事也可不慮哉可不戒哉自古聖帝明王無不置夷狄於度外陛下何必留意於斯乎陛下興兵北伐驅百萬生靈悉令輦運使之耕桑失時所得者少所失者多豈陛下之利耶漢武帝時主父偃徐樂嚴安所上書及唐姚元崇説明皇以十事其年代雖遠事則與今無以異也臣輒具録奏願賜觀覽臣又聞之聖人不凝滯於物見可則進知難則退理貴

變通情無拘縶所謂事苦則慮易兵久則變生此臣之所甚懼也臣濫膺藩寄切見差配自鄧至莫往來四千餘里典桑賣牛無慮十有六七其閒有鬻男女者有棄性命者陛下豈容不知乎而邪諂之徒進言者曰契丹時逢幼君災異婁見可以用武以中陛下之意陛下樂禍求功以為萬全遂興無名之舉豈不過甚矣哉臣願陛下審其虛實究其妄謬正姦臣誤國之罪罷將士伐燕之師非特多難興王抑亦從諫則聖也古之人尚閒

尸諫老臣未死豈敢面諛為安身之計而不言區區之忠惟陛下裁察太宗賜詔褒之移山南東道節度使改封許國公會有詔親耕籍田普表求入覲太宗謂宰相曰趙普開國元臣朕所尊禮宜從其請禮成册拜太保兼侍中時樞密副使趙昌言與翟馬周交通毀時政立朋黨以求進用普深疾之奏流馬周黜昌言侯莫陳利用以左道得幸為鄭州團練使驕肆僭侈大為姦利普奏其事太宗為黜之商州普固請誅之太宗曰豈有萬

乗之主而不能庇一人死乎普曰此巨蠹也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太宗悟遣使誅之既又貸其死使者至而利用死矣其疾惡彊直皆此類也以疾求致仕太宗不得已以為西京留守河南尹加中書令懇辭數四詔曰開國勲舊惟卿一人不同他等無致固辭俟首途有日當就第與卿為别普捧詔泣涕因力疾請對賜坐移晷頗言及國家事太宗嘉納之上章告老拜太師封魏國公給宰相奉仍遣其弟宗正少卿

安易齋詔賜之又遣使以璽書賜普曰皇帝問太師頃以微疴懇求致政朕以居守之重慮煩耆耋維師之命用表尊賢佇聞有瘳與朕相見今遣使撫問仍賜銅羊上尊酒太師宜愛精神近藥石以副朕眷注之意焉薨年七十一太宗聞訃震悼謂近臣曰趙普國初元勲事先帝與朕最為舊故能斷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之臣聞其殂謝悽愴之懷不能已因出涕左右皆感慟册贈尚書令封真定郡王謚曰忠獻太宗撰神道碑親八分

書以賜之遣右諫議大夫范杲攝鴻臚卿護喪事葬日設鹵簿鼓吹如式舉唐制也至道二年追封韓王咸平二年配享太祖廟廷普佐太祖太宗定天下平僭偽大一統當其為相每朝廷遇一大事定一大議纔歸第則亟闔户自啟一篋取一書而讀之有終日者雖家人不測也及翌旦出則是事決矣用是為常後普薨家人始得開其篋而見之則論語二十篇普嘗戒其子弟曰吾本書生偶逢昌運受寵踰分當以身許國私家之事吾

不復與爾等宜自勉勵無重吾過故輔兩朝出入三十餘年未嘗為子弟求恩澤者子承宗承煦

承宗字德祖以父任為西頭供奉官遷右羽林將軍改大將軍知潭郢二州皆有治聲普留守西京以承宗侍行淳化二年來朝卒于京師年四十一

承煦字景陽普歷河陽武勝山南皆為牙職普未嘗為求官端拱初太宗特命為六宅使普薨拜宮苑使領恩州刺史累遷昭宣使加領誠州團練使卒年五十五普

之子孫至今顯榮不絕論者以為安天下之功大是宜有後云

臣稱曰自古受命之君必有碩大光明之臣以左右大業太祖光宅中夏普以謀議居中用能削百年藩鎮之權剗五季僭偽之國撥亂世反之正獨相十年天下廓廓日以無事至太宗寵遇愈隆矣古之人臣有非常之功則人主亦必報之以非常之禮觀二帝所以待普者可謂至矣勲名爛然與宋無極盛哉

東都事略卷二十六

東都事略卷二十七　　宋　王　稱　撰

列傳十

曹彬字國華真定靈壽人也父芸成德軍兵馬使彬始生周歲日父母以百翫之具羅於席觀其所取彬左手持干戈右手取俎豆斯須取一印他無所視人皆異之既長氣質淳厚漢乾祐中為成德牙將周太祖貴妃張氏彬之從母也彬歸京師得隸世宗帳下補供奉官累

遷西上閤門使出使吳越訖事即行不受私覿吳越人以輕舟追遺之至於數四彬猶不受既而曰吾或終拒之是近名也遂受而歸盡輸內帑世宗彊還之欲辭不獲悉以分親舊而一介不取遷引進使宋興遷客省使與王全斌郭進屢破北敵太祖伐蜀以內客省使監歸州路行營劉光毅軍峽中郡縣悉下諸將皆欲屠城殺降彬獨任恕而戢下所至悅服太祖降璽書褒之蜀平王全斌等不䘏軍事蜀人若其侵奪彬屢請旋師全斌

等不從俄而全師雄等作亂擁衆十萬彬復與光毅破之于新繁卒平蜀亂時諸將多有子女玉帛彬槖中惟圖書衣衾而已太祖以全斌等貪縱不法屬吏而謂彬清介廉謹拜宣徽南院使義成軍節度使彬辭曰伐蜀將士俱得罪臣以無功獨蒙褒寵恐無以勸天下太祖曰卿有茂功加以不伐設有微累全斌等豈惜言哉夫懲惡勸善朕所以勵臣下也彬乃不敢辭太祖將親征太原為前軍都監率兵次團柏谷降賊將陳廷山太祖

伐江南以彬將行營之師彬分兵由荆南順流而東破峽口砦進克池州連克當塗蕪湖二縣駐軍采石磯作浮梁跨大江以濟師大破其軍于白鷺洲師進次秦淮江南水陸十萬陳於城下大敗之俘斬數萬計遂克潤州進圍金陵李煜危甚遣其臣徐鉉奉表詣闕乞緩師彬亦緩攻取兾煜歸服使人諭之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聚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城垂克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須諸公

誠心自誓以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遂克金陵城中皆按堵如故李煜與其臣百餘人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客禮煜之君臣賴以獲免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輕肆者其軍政如此及入見以牓子進稱奉敕江南幹事回其謙恭不伐又如此初彬之揔師也太祖謂曰俟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副帥潘美豫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

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已而還朝獻俘太祖曰本除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視彬微哂太祖覺之遽詰所以美不敢隱遂以前對太祖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積金錢耳未幾拜樞密使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太宗議征太原召彬問曰周世宗及太祖皆親征何以不能克彬曰世宗時史彥超敗于石嶺關人情驚擾故班師太祖頓兵甘草地會歲暑

雨軍士多疾因是中止太宗曰今吾欲北征卿以為如何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譬摧枯拉朽爾何為而不可太宗意遂決從平太原加兼侍中後為弭德超所誣罷為天平軍節度使既而太宗悟其譖封魯國公待之愈厚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敗契丹于固安破涿州又與米信破契丹于新城戰于岐溝關我師敗績初諸將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幽

薊遂遣彬與崔彦進米信自雄州田重進趣飛狐潘美出鴈門約期齊舉將發太宗謂之曰潘美之師但先趣雲應卿等以十萬衆聲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毋貪利虜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既而美之師先下寰朔雲應四州彬等至涿州以糧運不繼退師雄州以援其餽彬部下諸將以為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由是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而失利於岐溝太宗追諸將赴京師鞫於尚書省令翰

林學士賈黄中等雜治彬等具伏違詔失律之罪責右驍衛上將軍彦進右武衛上將軍信右屯衛上將軍四年起彬為侍中武寧軍節度使徙鎮平盧真宗即位復同平章事召入為樞密使咸平二年被疾真宗親視臨問手為和藥仍賜以白金萬兩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臣二子璨與瑋才器有取臣若内舉皆堪為將真宗問以優劣對曰璨不如瑋薨年六十九真宗惻然震悼對輔臣語及彬必流涕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

曰武惠與趙普配享太祖廟廷彬仁敬和厚在朝廷未嘗忤旨亦未嘗言人過失伐二國秋毫無所取位兼將相不以等威自異待遇士大夫必引車避之居官奉入給宗族無餘積平蜀回太祖詢官吏善否對曰軍政之外非臣所聞也固問之唯薦隨軍轉運使沈倫廉謹可任北征之失律也趙昌言在魏奏乞誅彬及昌言自延安還被劾不得入見彬在右府為請於太宗乃許朝謁彬之仁厚皆此類也子璨珝瑋玹玘珣琮玥官至昭宣

使玹左藏庫副使玘尚書虞部員外郎珣東上閤門使玘之女即慈聖光獻皇后也芸累贈魏王彬韓王玘吳王謚曰安僖玘之子佾傳佾見外戚傳傳后之兄也仕至滎州刺史謚曰恭懷

璨字韜光以父任為供奉官彬為上將璨常從行彬以為類已特鍾愛之征討得與計議太祖以為宮苑副使太宗朝為銀夏麟府等州鈐轄契丹入邊屢戰有功諸將多欲追奔璨曰夷狄多變力止之至道初還四方館

使知靈州稍遷亳州團練使領康州防禦使知定州拜侍衛馬軍都指揮使天德軍節度使改鎮彰德轉殿前都指揮使又改保靜武寧忠武在禁衛十餘年以疾除河陽節度使同平章事卒年七十贈中書令謚曰武懿璨習韜略好讀左氏春秋善撫士卒兼著威愛居家以孝謹稱雖輕財不逮其父而仁敬和厚亦有父風子儀官至耀州觀察使

瑋字寶臣始彬歷徐鄆節度使皆以為牙內都虞候授

供奉官閤門祗候李繼遷擾邊諸將數出無功太宗問誰可任者是時彬在樞府對以瑋可任召知渭州時年十九彬薨請服喪不許遷西上閤門使徙知鎮戎軍嘗出戰小捷戎人引去瑋伺戎人兵去已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其下憂之言於瑋曰牛羊無用不若棄之整衆而歸瑋不應戎人聞瑋利牛羊而師不整遽還襲之瑋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使人諭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之怠請休憩士馬少選

決勝良久又使人諭之曰可相馳否於是各鼓軍而進一戰大破其軍遂弃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戎人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鋭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憩則足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于時李繼遷虐用其衆下多怨者瑋移書蕃部諭以朝廷撫納之意於是康奴族内附上言鎮戎地平便於騎戰非中國之利請自隴山而東循古長城鑿塹以為限又請以兵械及閑田𨷿租以給弓箭

手繼遷死其子德明請命於朝瑋言繼遷擅中國要害地終旅拒使人主有西顧之憂方其國危子弱不即撲滅彊盛恐難復制當是時朝廷欲以恩致德明寢其書不報瑋曰德明野心令不急折其翼而長養之其飛必矣既而河西延家妙娥等數大族來歸附瑋即將騎士薄天都山援徙內屬諸小種皆望風納質德明由此遂弱至死不敢闚邊召還知邠州進東上閤門使領高州剌史再知渭州破章埋族于武延鹹泊川滅撥臧于平

涼隴山諸族皆獻地瑋為築堡山外號籠竿城募弓箭手守之改引進使未幾領英州團練使知秦州宗哥立遵與唃厮囉謀内寇乃上書求號賛普瑋言不可聽若復有求益難制也朝廷猶授立遵保順軍節度使既而立遵令其舅様丹説蕃部郭厮敦為鄉導瑋遂以計使厮敦圖様丹後旬日果携其首至瑋表厮敦為順州刺史先是張吉知秦州生事熟户多去蕃部驚擾至是凡前拒王師者皆伏匿瑋令納馬贖罪而還故地至者數

千人厮敦因獻南市即秦渭之咽喉也自弓門至威逺
共置砦十數亭障橋梁相望浚壕僅四百丈既而唃厮
囉以一萬衆入寇瑋逆於三都谷擊敗之斬首萬級獲
馬牛雜畜器仗三萬三千計遷客省使康州防禦使踰
年又破宗哥將馬波咤吒于野谷誅叛者鬼留族夷之
於是河洮蘭三州安江妙敦邈川黨通等羌皆破散宗
哥首立文法納質内屬唃厮囉逃入磧中塞垣遂安凡
羌酋欲有所為必先令其下謂之立文法焉秦人請立

碑紀功有詔褒之德明寇慶州柔遠砦都廵檢楊承吉
與戰不利乃拜華州觀察使鄜延路環慶等州安撫使
委乞骨咩大門等族聞其至歸附者千餘落天禧四年
拜宣徽北院使鎮國軍留後僉書樞密院事是歲寇凖
謫道州宰相丁謂惡瑋不附己指以為凖黨除南院使
環慶路安撫使降左衛大將軍容州觀察使知萊州又
為華州觀察使知青州徙知天雄軍尋改彰武軍留後
知永興軍拜昭武軍節度使復知天雄軍踰年知河陽

徙帥眞定改鎮彰武卒年五十八贈侍中謚曰武穆治平中配享仁宗廟廷瑋好讀書通春秋尤善左氏為將幾四十年未嘗敗衂威震西鄙唃厮囉每聞其名即以手加額而東嚮之鎮天雄契丹使過必戒其下無敢疾驅者在渭州有告戍卒叛入夏州軍吏來告瑋方對客弈不應軍吏亟言之瑋怒叱之曰吾固遣之去汝再三顯言耶繼遷聞即斬首投境上環慶邊人多市屬羌之田致單弱不自給即没虜中瑋令還之有犯即徙其家

于内地舊羌殺邊民以羊贖其死瑋下令曰羌自相犯從其俗即犯邊民論如律遂無犯者始置弓箭手斥塞上棄地使相角力勝者給田二頃再經秋成課市一馬馬必勝甲然後官為印之益賦田五十畝至三百家以上團為十指揮築堡於要處環之以塹又立馬社一馬斃衆為市馬塞下諸塹皆以一丈五尺為深廣之阻山險不可浚者止使治峭絶而已其制屬羌百帳以上置軍主指揮使不及百帳止置指揮使其蕃落將校止於

本軍序進之不從他軍以其熟虜情與山川之形勢也其所措置如此後皆為法云

琮字寳章彬領鎮海節制補牙内都指揮使累遷榮州刺史仁宗納后除衛州團練使因上言臣家若有以外戚干私恩者願致之法時論稱之元昊反拜同州觀察使知秦州上攻守禦三策久之兼領涇原路兵事遷定國軍留後劉平石元孫敗關輔震恐琮請自闗以西籍民為義軍遂簡鄉兵弓手數萬人改陜西經略安撫使

慶曆元年拜馬軍副都指揮使卒年五十八贈安化軍節度使兼侍中謚曰忠恪琮小心謹畏御軍嚴整既沒家無餘貲惟存兵書邊奏而已孫詩尚魯邠國大長公主

潘美字仲詢魏郡人也少倜儻嘗謂其里人王密曰漢代將終兇臣肆虐四海有改卜之志大丈夫不以此時立功名取富貴與萬物共盡可羞也周世宗為開封尹美以中涓事世宗及即位徙供奉官髙平之戰美以功遷

西上閤門副使稍遷客省使太祖與美素相厚既受禪命諭旨中外陝帥袁彥凶悍太祖慮其為變以美監其軍俾圖之美至喻以天命彥遂入朝太祖曰潘美不殺袁彥而彥朝覲成我志矣太祖親征李重進以美為揚州巡撿以功除泰州團練使湖南既下授美潭州防禦使嶺南劉鋹數侵湖湘美擊走之溪洞蠻獠自唐以來為居民患美率兵平之開寶三年征嶺南以美將行營諸軍朗州團練使尹崇珂副之進兵克富州又克賀州又

下昭桂連三州拔韶州斬獲凡數萬計鋹勢窮蹙乃遣其臣王珪求通好又遣其左僕射蕭漼中書舍人卓惟休奉表至軍中乞降美因諭以上意以為彼若能戰則與之戰不能戰則勸之守不能守則諭之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非此五者他不得受使者泣美即令殿直冉彦衮部送漼等至京師鋹復遣其弟保興率衆拒戰鋹衆十五萬依山谷堅壁以待王師美因築壘休士與諸將計曰彼編竹木為栅若以火焚之必擾亂以銳

師夾擊之萬全策也遂分遣丁夫數千人人持二炬間
道造其柵暮夜萬炬俱發天大風火勢甚盛鋹衆驚擾
來犯王師美麾兵急擊之鋹衆大敗斬數萬計長驅至
廣州鋹盡焚其府庫遂克之擒鋹送京師露布以聞拜
山南東道節度使與尹崇珂同知廣州土豪周思瓊聚
衆負海為亂美討平之嶺表遂安兼嶺南轉運使七年
征江南以美為昇州道行營都監與曹彬偕往美因造
舟以濟師至金陵江南水陸十萬衆陳於城下美率兵

襲擊大敗之李煜危甚遣徐鉉來乞緩師太祖不之省仍號令諸將促令歸附煜遷延未能決夜選精銳數千持炬鼓譟犯我軍壘美率精銳以短兵接戰因與大將曹彬率士晨夜攻城百道俱進金陵平以功拜宣徽北院使與党進攻晉陽戰于汾上多所擒獲太宗即位改南院使太宗征太原以美將河東行營之師判太原行府事三交西北三百里地號固軍最險阻虜人之咽喉也美帥師襲之美巡撫至代州虜萬騎攻近塞美誓衆

衙救大破之封代國公改忠武軍節度使進封韓國公

詔美及曹彬崔彦進等北伐美獨拔寰朔雲應州詔内

徙其民虜復至驍將楊業戰没于陳家谷口美坐削秩

三等明年復故官知眞定府改判并州加同平章事卒

年六十七贈中書令謚曰武惠咸平二年配享太宗廟

廷子惟德官至宫苑使惟固西上閤門使惟正西京作

坊使惟清崇儀使惟熙莊宅使惟吉深州刺史惟熙女

即章懷皇后也追封美鄭王惟吉子凤仕至光禄卿

臣稱曰曹潘二武惠俱以大將之材慷慨仗義征伐四克勤功帝籍而彬操履忠厚戒誓諸將不妄殺戮得王師弔伐之體則美有不逮矣天相忠孝子孫多賢武穆治軍整暇羌戎畏服父子俱配食清廟其最優也夫

東都事略卷二十七